



夷堅甲志卷第十三 十八事

狄偁卦影



行款悉
依原本
書影錄
書影錄
書影錄

狄武襄之孫偁得費孝先分定書賣卜於都市
薈林向伯其子諲自致仕起貳版曹偁為寫卦

影作乘巨舟泛澄江舟中載歌舞婦女上列旗
幟導從之屬甚盛岸側一長竿竿首幡腳獵獵
從風靡詩云水畔幡竿險分符得異恩潮迴波
似鏡聊以寄君身向讀之甚喜自以必復得謝
浮家泛宅而歸但未盡曉一日上殿占對頗久

甲志十三

中書舍人潘子賤

良貴

攝記注侍立前呼曰日

晏恐勤聖聽向子諲退而天語未終向不為止
潘還就班少焉復出其言如前向乃趨下明日
各待罪上兩平之已而各丐外向章再上以學
士知平江府封官三月餘力請謝事優詔進秩
以歸始盡悟卦意水畔幡竿指潘公也而出守
輔郡 上眷益厚所謂分符得異恩也潮迴者
言自朝廷還波似鏡者平江也聊以寄君身謂
姑寓郡齋終當歸休耳

郊次南說

死卒致書

紹興戊午呂丞相居天台族壻李修武寓會稽
虞氏館方與妻對食一走卒以丞相書至李接
書展讀其人曰本府某提轄已在大善寺使邀
修武李諾之須更起更衣久不出妻往尋之乃
見在圃內池水上身沒至腹矣急呼童僕共拯
之得不死徐問所見曰適與某提轄飲梅花酒
樂作正歡而爾輩挾我出不能終席殊敗人意
也池四面有桃梅數十本遣視走卒已失所在

甲志十三

一一

後半月有自天台來言提轄者死幾月矣走卒
乃丞相所遣至李氏者道死於嵎縣縣人檢尸
得其券帖獨不見丞相書是日蓋李得書日也
死卒能致生人書亦異矣

傅世
修說

傅世修夢

傅世修會稽人鄉舉不利夢入省闈試德隆則
晷星賦次夜又夢如初試卷內畫巨鉤鉤下有
髯龍用爪覆李伯時馬五六紙傅以夢稍異因
志之後三年鄉貢明年省試天子以德爲車賦

默念車有軌軌者晷也當

而不利又三

年復赴省試天地之大德曰生賦策問馬政遂中第乃悟昨夢自解曰德隆者大德也星者曰生也卷中畫馬馬政也而不了髯龍之義既奏名謁謝坐主見勾龍庭實校書言傅所試卷在其房中勾龍狀貌甚偉而富髯須乃盡曉畫中意時紹興十二年

樊氏生子夢

衢人樊國均說建炎庚戌歲其父察調宣州通

甲志十二

三

判代鄉人徐昌言明年八月當赴官是歲十二月七日樊夜夢是月二十五日宣卒携書來迎抱一小兒拜廷下訝其無儀從之物答曰途間盜梗不敢以器皿來只有青蓋及數轎耳問所以抱子狀曰家無妻室唯此一子愛之故以自隨次日以白父父曰心思之官故夢如是是時樊妻柴氏孕當以正月免身歲未盡五日忽苦腹痛將就蓐宣卒張德以徐通判書來云已得祠祿歸鄉就携迂兵來樊視其人絕類所夢者

但不抱子而詢所賣物其答與夢中言無異至暮柴誕一子旣闔月俱往宣城張德者來謁告曰向被差時一子纔六歲以無母留姑氏拊養之今歸則死矣問其日乃與柴氏誕子時同則夢中之祥蓋當爲樊氏子也

楊大同

楊大同懷州人未第時隨兄官下嘗與兄之小兒肩輿爲戲兒已下轎楊揭簾見婦人抱幼女坐轎中大驚異卽以兄子歸急出外舍思所以

甲志十二

四

挑招之策旋踵間婦已在卧內笑曰在此待子遂與之狎問其故曰我某家婦夫行役不歸累年以子獨居故逸而從子子勿泄勿娶我雖久此外人不能知自是與同寢食歷數月楊顏色日枯悴兄家疑之亦嘗聞夜榻人聲意有淫厲呼道士以天心六丁符籙治之婦忽變形作可畏相欲殺楊楊哀鳴懇拜曰請後不敢遂如初少時自垂泣辭去曰我乃爾三生前妻此女爾女也爾爲商往他州顧戀倡女不知還我貧困

不能自存携此女赴井死訴之帝帝令天獄

法曰爾逐利忘家致妻子死於非命雖有別善業當登科然終不能享自此十年間將受報我以前緣未斷來尋盟今數盡當去亦從此受生矣出門卽不見紹興五年楊登科再仕爲廣西帥屬以事至柳州過靈文廟廟祝請入謁楊不可祝曰不然神且譴怒楊叱之徑謁太守飲湯未畢盞落手而仆卽死皆云柳侯所怒不知其向來事也相距正十年云

傳世
修說

甲志十二

五

董白額

饒州樂平縣白石村民董白額者以僮牛爲業所殺不勝紀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每發時須人以繩繫其首及手足於柱間以杖痛捶之方欣然忘其病之在體如是七日方死董平生殺牛正用此法其死也與牛死無少異云

婺源蛇卵

徽州婺源縣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三日大雷雨邑中有老樹蟠結數十圍震爲數截中藏蛇卵

十餘斛或取碎之每穀中必一物詰曲其間如
鰾然雞豬食之輒死小民食死豬肉者亦死卵
大小如彈丸如小橘去縣十五里有巨蟒同時
震裂皆疑其爲蛇母云予族人邦直時爲邑尉
嘗取其卵碎之實然

鄭氏女震

婺州武義縣鄭亨仲資政族中三女從姊妹也
皆未適人長者十八歲次十四歲次十二歲紹
興二十四年二月六日族有姻會三女往觀之

甲志十二

六

會罷親族相聚博戲忽大雨震電三女皆捨去
自便道小戶欲還家未至而火滅其憩一小亭
上族人遣婢明燈視之則皆仆地其一已震死
裸卧雨中衣服粘着柱間其一體半焦衣皆破
碎其一無所傷扶歸明日方甦問之曰方行次
忽滿眼黑暗無所覩遂驚蹶如睡他皆莫知也
身焦者數日方能言亦不死

劉邦翰
于宣說

鄭升之入冥

衢人鄭升之宣和間爲樞密院醫官後居湖州

累年嘗往臨安於轎中遇急足持文書來視之
乃追牒也上列官爵姓名二十餘人鄭在其末
讀畢卽恍惚如醉還家而病前使亦至呼之遂
隨以行路半明半暗如月食夜到冥府使者先
入鄭窺窻間見兩廊皆囚而以泥泥其首少頃
呼入主者問曰汝當死有陰德否曰無嘗從軍
乎曰然曰汝昔宣和中隨諸將往燕山有二卒
得罪於將欲斬之以汝諫獲免又汝在京師時
好以藥施人有之否鄭曰頗憶有之主者曰有

此二美當令汝還取元牒判云特與展年放還
鄭拜謝旣出門詢向使者曰吾復活幾何年應
曰不知也將行使者曰汝平生好飲餘瀝沾几
按間積已數十須飲訖乃可去卽舉一甕甚臭
強鄭令飲飲三斗許不能進失手墜甕乃醒又
病一月方愈自以陰限不明書年數常恐死乃
別所知者自還鄉治冢地明年其所知者邢懷
正孝爲衢簽見鄭之子則鄭已死矣計其復生

僅旬月云

邢懷正說

黃十一娘

福州候官縣黃秀才女十一娘立簾下觀人往來一急足直入曰官追汝女還房卽苦心痛死經日復生曰追者與我俱行數十里忽有恐色曰吾所追乃王十一娘誤喚汝今見大王但稱是王氏若實言當捶殺汝我強應之至官府見三人鼎足而坐中坐者乃我父也望我來卽憑軒問曰汝何爲來此曰正在簾內爲人追至及中途則言當追王十一娘而誤追我戒我不得

甲志十三

八

言父還坐謂東向者曰所追王氏今誤矣曰公何以知之曰此吾女也東向者卽命吏閱簿顧曰果誤矣又笑曰王法無親今日卻有親皆大笑乃放我還

鄭彥和
知剛說

謝希且

徐人竇思永居洪州妻鄭氏方娠紹興二十三年閏十二月一日思永夢洪州監稅秉義郎謝希且來拜不已思永不敢受夢中愧謝睡覺至亥時妻生一子旋聞寺擊鍾問之則謝生正以

是時死矣思永名其子曰宜哥謝氏後知之云
希旦小字實曰宜哥則寶氏子爲希旦後身昭
昭矣希旦邵武人亦知書思永登二十四年進
士與子妻族有連聞其說

盧熊母夢

盧熊邵武人校書郎奎之子紹興二十一年赴

試南宮母樊氏夢數人昇棺木至中堂曰此夫
人母也號泣而寤以告奎曰人言夢棺得官若
三郎者熊行恐有登科之兆如君者或有遷官

甲志十二

九

之喜今乃吾亡母此何祥也奎未能遽曉質明
出視事旣歸有喜色遙呼其室曰吾爲爾釋昨
夢矣爾母何姓樊氏矍然悟蓋其母乃熊氏也
於是知熊必擢第已而果然熊說

范友妻

張淵道紹興五年爲右司郎官兵士范友居于
門側其妻以九月二十四日死已斂而未蓋棺
翌日五鼓張六叅入朝方傳呼范妻忽自棺中
舉手撼其夫夫驚問之曰適有數鬼來此一判

官綠袍滿面皆豬毛逆生問我蹤跡答云夫范友本黃河埽岸兵士因張郎官入西川差爲水手後從至行在今爲院子判官領之方徘徊間忽聞人呼右司來諸鬼皆奔散獨判官歎恨曰收氣不盡矣方出門去猶未遠也妻復起能飲食又十日竟死

婦人三重齒

鄭公肅右丞

雍

姪某家于拱州時京東饑流民

日過門有婦人塵土其容而貌頗可取鄭欲留

爲妾婦人曰我在此飢困不能行必死於是得爲婢子幸矣乃召女僧立券盡以其當得錢爲市脂澤衣服婦人慧而麗鄭嬖之凡數月一夕大雷雨聞寢門外人呼曰以向者婦人見還此是餓死數不當活鄭初猶與問答已而悟其怪拒不應旦而念之欲遣去又戀戀不忍計未決他夜扣門者復至鄭罵曰何物怪鬼敢然任百計爲之我終不遣相持累夕婦人忽苦齒痛通昔呻吟天明視之已生齒三重極齧牙可畏鄭

氏皆懼卽日遣出形狀旣異無復有敢取之者
竟死於丐中會稽唐闕信道鄭出也云少時聞
母言云然而失其舅名

馬簡寃報

秦州人馬簡本農家子因刈粟田間有婦人竊
取其遺穗爲所毆至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
長六尺餘軀幹偉然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爲兵
吾宥汝簡從命遂黥爲卒後童貫擇健兒好身
手者爲勝捷軍簡隸馬兵罷後從張淵道侍郎

爲僕張公爲桂林守嘗令曝畫於簷間簡取三
足木床登之纔一級失足而墜旁觀者以爲無
傷簡起坐大聲呻痛曰損我腳矣拔所佩小刀
欲自刺人急視之則髀骨已出傷處流血如注
簡曰方登梯時覺眼界昏然如人自空推我下
故跌乃自言舊事曰必此寃爲之數日死

陳昇得官

邵武威果卒陳昇嗜酒嘗大醉感其身世微賤
歎曰何日脫此厄少頃如夢非夢有人告曰明

曰爲官人何歎也昇明旦醒能憶其語曰鬼神戲我如此我何從得官其日薄暮欲至軍校之舍聞一卒與軍校耳語卒旣出昇隨其後與俱至酒家飲又與之錢稍醉問之曰爾適告管營何事卒具以語之曰營中某人等謀亂欲以夜半燒譙門伺太守出救火卽殺之爲變昇亟與之同謁軍校三人偕列名走告于郡郡守亟召兵官密將他營兵如狀中人數捕之皆獲獄具悉斬之告者皆得官昇爲承信郎時紹興十三

年

了達活鼠

吉州隆慶長老了達言嘗寓袁州仰山寺與同叅數人約往他郡行腳取笠欲治裝見笠內有鼠窠實以碎絹紙新生鼠未開目者五枚啾啾然達欲去之恐其死乃謝同行者託以他故不往又數日五鼠能行達以粥食飼之每夕宿笠中旬餘始不見其中潔然無滓穢得淨笠衣及茶一角達意其竊以來懸之僧堂三日無取者

於是白主者告於眾以其茶爲供而行自是所至不蓄猫鼠亦不爲害

魚顧子

井度爲成都漕出行部至蜀州新津買魚於江其重數斤命庖人鱠之方操刀問魚躍入水中庖懼得罪有漁舟過其下乃鄭重囑之許以千錢約必得如前魚巨細相若者漁人問向所買處曰去此一里許得之江潭窟中漁人卽鼓棹往所指處一舉網獲長魚以還庖視之乃適所

甲志十二

十三

墜者也蓋方春時魚產子葦間其母日往來顧之至成魚乃去或母獲則子不能育故漁者以是候之云

杜莘老起莘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夷堅甲志卷第十四

十七事

行款悉
依宋本

開源宮主

劉允字厚中潮州海陽人登紹興四年進士第
宣和甲辰除知循州命下遽乞致仕會朝廷以
復燕雲肆赦雖已告老並許復從宦劉獨不起
而出入閭里飲食起居了無衰相親舊交口勸
勉確然不回明年春丁母憂感疾正晝忽起呼
其子昉曰有詔授我奎文殿學士昉聽未審復
質之劉挽其手書奎文二字曰須爲作劄子辭

甲志十四

一

不獲命則具謝表又數日復言天官已除他人
吾免矣家人喜相賀遂浸安然絕不茹葷至四
月一日又曰吾比得開源宮主蓋仙官之最清
要者吾甚樂之家人曰豈其夢邪曰非也適有
人報甚明非久去矣卽索帟筆疏數事大抵以
喪葬過度爲戒又三日整衣起坐呼二子昉景
告以從治命中夜而卒前數夕鄉人李正甫夢
謁劉見吏卒盈門云來迎新君其鄰許氏婦亦
夢所居巷陌間旛幢寶蓋飛揚雜沓頃之劉冉

冉從導者而去既卒數日肌體柔滑如生四支
皆可伸屈時方烝暑而色不少變劉少時當元
祐丙寅中秋之夕夢遊一洞府見塑像道裝青
娥在旁指曰此公前身也既寤作八詩以紀之
至是頗應云其詩曰銀築層臺玉砌成五雲深
映百花明獸環響徹重門啟無限青娥喜笑迎
一青鬟前引度回廊簾捲雲間舊院堂松桂滿
庭龜鶴在儼然丰觀道家裝二徐入東堂百步
餘虛堂猶記舊來居惚紗掩映瓊籤軸盡是當

甲志十四

一一

時讀遍書三瞳矐瑞日照觚稜溶曳祥煙遠棟

臺松檜雅知人趣尙風來偏作步虛聲四側金

壇畔虬松老螿玉池邊綬鵲長吟折紫芝香滿

手數聲鳴鳳在脩篁五獸爐煙和百花香玉葉

瓊枝倚兩旁一曲雲和鶯鶴舞勸人爭捧九霞

觴六雲母屏間看舊題醉吟阿母碧桃枝羣仙

指點未題處更乞凌虛白鶴詞七步出朱宮日

漸移青鬢羅拜問歸期塵緣若斷人間世看取

蟠桃正熟時八潮人陳安國嘗叙其事昉後更

名且仕至太常少卿紹興庚午終於直龍圖閣
知潭州景嘗知台州

漳民聚山鬼

建州人范周翰爲漳州司理叅軍郡近村民有
以負薪爲業而無妻者久之得一婦人遂與歸
以二籠自隨其家皆喜唯民妹獨見婦一足不
敢言至夜同寢日高不敢門父母壞壁以入但
白骨在床發其篋皆瓦石及紙錢耳蓋山魃類
也

甲志十四

王刊試卷

三

梁山軍人王刊字夢錫初名某嘗夢至大官府
見巨牌揭于壁間有王刊二字遂更今名已而
預貢崇甯五年赴省白晝遇黃衣卒于通衢持
試卷三通與之刊愧謝但有三百錢以勞之曰
我若及第當厚報汝其人唯唯而去遂以所得
卷子入試其年登科竟不知爲何人也刊官至
朝奉郎

楊暉入陰府

紹興二十二年虔卒齊述叛未撲滅間吉州吉水縣民楊暉夢迫入陰府見數百人身披三木繫庭下主者責暉曰汝何敢與齊述爲亂暉曰暉乃吉水村民與述了無干涉主者曰然則誤矣卽遣還

吳仲弓

鄭州人吳仲弓建炎末知桂陽監時湖湘多盜仲弓一切繩以重法入獄者多死及得疾繞項皆生癰疽久之瘡潰喉管皆見如受斬刑者一

甲志十四

四

日命家人作烝鴨欲食未及而死死之二日司理院推吏忽自語曰官追我證吳知郡公事卽死時衡州人劉式爲司理親見之

芭蕉上鬼

紹興初連南夫帥廣東曹紳以宣義郎攝機宜連公前後所殺海寇不可計或同日誅一二百人曹皆手處其事不暇細問也以是論功遷官至朝奉大夫後爲廣倅公宇在淨慧寺到官未幾而病每吏卒衙時其家婢使咸聞寺後芭蕉

林間有人聲或見人坐葉上見羣婢亦不驚婢問何人曰來從通判索命我輩二十六人分四道尋覓今我六人先至此曹聞之懼力禱之許以水陸醮設皆不應曰但相從去乃可曹竟死未死前一妾生子遍體皆長毛瘞之山下經三日發視猶不死甚怪其事蓋冤鬼所託云

五事皆堪可久說

董氏禱羅漢

鄉人董燿彥明三十餘歲未有子與其妻自番禺偕詣廬山圓通寺以茶拱羅漢且許施羅帽

甲志十四

五

五百頂以求嗣董躬携瓶瀹茶至第一百二十四尊者茶方點罷盞已空董禱曰豈尊者有意應緣乎當以眞珠莊嚴一帽以獻旣歸經旬月妻手自裁帽命族人董道士持以往道士回董有侍妾先見之迎問曰道士歸邪是月妾有身未誕之前家人數夢一僧頂帽往來室中凡十有二月而生一子纔逾月間聞人誦經聲雖正啼哭必止董爲日誦金剛經一卷已而每聞經必欲前如傾聽之狀旣過百晬董偶問之曰汝

酷愛此豈前世曾誦乎兒急張目作老人聲曰
我會念來董驚愕再問之遂不答自是不甚食
乳旣而有疾將死兩目數開闔如不忍去者董
拊之曰汝旣方外人去留皆任意自在要行卽
行何須爾卽閉目捫其體已冷矣其生正一百
二十四日云 童說

王夫人

獻穆大主之孫李振妻王夫人嫁十餘年無子
嘗晚步家園彷彿見一黃鳥飛舞樹間戲逐之

甲志十四

六

卽沒於地疑其異亟呼童斫土視之得黃金一
塊如斗大王祝曰此天賜妾也雖然暗昧之物
妾不敢當但願得一子耳遂歸明日試再發之
已空矣是月有孕生子曰景直崇甯末仕至工

部侍郎

景直從弟
景通說

舒民殺四虎

紹興二十五年吳傅朋 說除守安豐軍自番陽

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見村民穰穰十

百相聚因弛擔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爲虎

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携刀往探虎穴移時不反
今謀往救也久之民負死妻歸云初尋跡至穴
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戲巖竇下卽殺之而隱
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
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
人踉蹌而竄徐出視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
行數十步墮澗中吾復入竇伺牡者俄咆躍而
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殺之妻寃已報無憾
矣乃邀鄰里往視輿四虎以歸分烹之

甲志十四

七

妙靖鍊師

妙靖鍊師陳氏名瓊玉婺州金華人年十有七
一日邀兄遊四明海中兄乘舟而妙靖行水上
閱數日衣裳不濡旣還語人曰我水中遇婺女
星君相導往蓬萊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遂省
悟從此絕食便能詩詞及知人間禍福公卿士
庶日往叩之戶外屢滿政和七年郡守劉安上
部使者盧天驥王汝明等聞于朝召至京師賜
對妙靖鍊師對訖卽乞還山師所居前葛仙

峯後枕仙姑壇獨處一室邑宰柯庭堅贈詩曰
絕粒棲神知幾年閉關終日更翛然高風默與
麻姑契妙法親從嬰女傳功行素超三界外姓
名清徹九重天憑誰與問西王母師是金華第
幾仙贈詩者多師獨喜此篇師作詩前後無慮
數千首弟昭嘗曰詩詞所言其應如響何從而
知師曰聲其里系卽仙官持簿來五百年過去
未來皆知恐泄天機姑以風花雪月爲詠而吉
凶寓其中非苟知之又且掌之昨權無常縣尉
管人間生死後權陰典管人間六犯事謂道官
錢王逆不孝姦盜踰濫故殺也世人冒犯故多
天厲不犯者三世中出神仙近又管月臺仙籍
凡士大夫聰明者皆上籍若有功行可作月臺
仙大抵勉人以忠孝誠信至八九十歲容貌不
衰

蕪湖儲尉

建炎間太平州寇陸德叛燒劫居民殺害官吏
蕪湖尉儲生竄避不及爲賊黨縛去德自臨斬

之已脫衣搦坐德見其頂有毫光三道出現乃釋之且令主邑事付以倉庫後盜平用此策動改京官宣城僧祖勝云儲尉每日誦圓覺經一部觀世音菩薩千聲率以爲常以故獲果報得免橫逆

鶴坑虎

羅源鶴坑村有一嶺不甚高上有平巔居民稱爲籌上田家一婦嘗歸甯父母過其處見一虎蹲踞草中懼不得免立而呼之曰班哥我今省

甲志十四

九

侍郎娘與爾無冤讎且速去虎弭耳竦聽遽曳尾趨險而行婦得脫世謂虎爲靈物不妄傷人然此婦見鷲獸不怖悸乃能論之以理亦難能也

蔡主簿治寸白

蔡定夫

戲

之子康積苦寸白蟲爲孽醫者使之

碾檳榔細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

炙肥猪肉一大臠實口內嚙咀其津膏而勿食

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

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蟲聞肉香起啣啖之意故空羣爭赴之覺胷間如萬箭攻鑽是其候也然後飲前藥蔡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鳴雷急奏厠蟲下如傾命僕以竿挑撥皆聯絲成串幾長數丈尙蠕蠕能動舉而拋於溪流宿患頓愈此方亦載楊氏集驗中蔡游臨安爲錢仲本說欲廣其傳以濟後人云

許客還債

許元惠卿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

曰吾昨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爲何人及何時所負而覺明日思之殊不能曉平常蓄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爲他人家物約出之鴨盤旋憩于傍墮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不至竟不知爲誰氏者計其直恰三百錢

黃主簿畫眉

黃祝紹先爲鄱陽主簿慶元二年四月有偷兒入室收拾衣衾分寘兩囊臨欲去黃氏育畫眉

頗馴解人語是夜一家熟睡禽忽躑躅籠中嗚呼不輟聞者以爲遭猫搏噬遽起視之盜驚懼急走遺一囊黃亦覺遣僕追躡已失之一禽之微懷哺養之恩而知所報如此人蓋有愧焉

潮部鬼

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其母保養之數被疾祟訪諸巫皆云父爲厲母瀝酒禱之曰爾死唯一子吾恃以爲命何數數禍之有所須當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死爲江

甲志十四

十一

神所錄爲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痛至須草履并杉板甚急宜多焚以濟用年滿方求代脫去矣母如其言焚二物與之富自是不復病矣

建德妖鬼

祈門汪氏子自番陽如池州欲宿建德縣未至一舍間過親故居留與飲行李已先發飲罷獨乘馬行遂迷失道與從者不復相值深入支徑榛莽中日且曛黑數人突出執之行十里許至溧山古廟中反縛于柱數人皆焚香酌酒拜神

像前有自得之色禱曰請大王目取乃扃廟門而夫汪始知其殺人祭鬼悲懼不自勝平時習大悲呪至是但默誦乞靈而已中夜大風雨林木振動聲如雷吼門軋然豁開有物從外入目光如炬照映廊廡視之大蟒也奮迅張口欲趨就汪汪戰栗誦呪愈苦蛇相去丈餘若有礙其前退而復進者三弭首徑出天欲曉外人鼓簫以來欲飲神昨見汪依然大駭問故具以事語之相顧曰此官人有福我輩不當得獻也解縛

甲志十四

十一

謝之送出官道戒勿敢言汪旣脫竟不能窮其

盜

王嘉
叟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四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薛檢法妻

薛度紹興初爲夔路提刑司檢法官官舍在恭州其妻病召醫者劉太初療之不效以死移時復開目問醫姓名鄉里甚詳已而竟死後數年劉徙居荆南白晝有緋衣婦人蒙首入門云有疾求治劉不在家家人以實告婦人徑入及中堂端坐以待或發其首幕迺一髑髏驚呼間遂不見劉自是醫道浸衰家日貧悴時薛君爲潭之衡山宰聞其事泣曰吾妻也

甲志十五

雷震二蠻

邕州守臣兼經略都監每歲至橫山寨與交人互市紹興二十三年趙愿爲守至寨市馬蠻干餘人往來憧憧爲過二民行省地中爲所殺掠同行一婦人以去愿不能捕詰明日天無雲雷震一聲墮二蠻於地尸一仰一俯正如二民死時狀蠻酋恐懼訪知其事卽送婦人還邕

劉襄子
思說

果州馬仙姑者以女子得道嘗爲一亡賴道人
醉以藥酒而淫之後忽忽如狂靖康元年閏十
一月二十五日衣衰麻杖絰哭于市曰今日天
帝死吾爲行服市人皆唾罵逐之後聞京師以
是日失守

楊朴公全說
時爲工曹掾

陳尊者

閬州僧陳尊者居常落拓如狂而言事多先見
人莫能測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忽衣衰麻望
譙門大哭或曰此州治也何得爾曰今日佛下

甲志十五

二

世故哭聞者皆以爲誕逾月而奉隆祐遺詔其
哭之日乃上僊日也

外舅
說

賈思誠馬夢

賈思誠字彥孚紹興十七年爲夔州帥夢受命
責官廐卒挾馬來迎臨欲攬轡細視馬有十三
足歎異而覺明日背疽發十三日死賈生於庚

午近馬禍云

張達
說

淨居巖蛟

衡山縣西北淨居巖有蛟窟于中僧宗譽初至

樂其幽閒謀結庵爲婦人數出擾不敢留避諸
嶽寺紹興十一年僧善同來居之纔草屋數間
游僧妙印在他舍婦人來與合自腰以下卽冷
如冰數日死行者祖淵采木於山後迷不還凡
五日求得於老虎巖中云一婦人令住此今出
求果餌以飼我巖口甚窄僅容人身而其中頗
廣蓋蛟所穴也祖淵歸亦病是年四月幾望風
雨暴至徧山皆黑電雷掣旋屋外善同素不睡
宴坐龕中夜且半起明燈聞聲出龕下如鼓鞀

然視之乃巨蟒蟠結數匝尾猶在戶外善同呼
眾僧以杖擊去旣去復回又擊之始趨入石罅
未及而震死山水大至衝室屋大半已而月星
粲然明旦視死蟒長二丈許圍數尺體皆黑方
花紋祖淵卽日發狂嗟惜數月亦死前後僧僕
爲所殺者凡八人向時每夜山輒昏昧雖月出
亦然自蟒死夜色始明今有屋數十間僧十輩

云善同
說

張虞卿者文定公齊賢裔孫居西京伊陽縣小水鎮得古瓦餅於土中色甚黑頗愛之寘書室養花方冬極寒一夕忘去水意

之凡他物有水者皆凍獨此餅不然異之

以湯終日不冷張或與客出郊置餅於篋傾水淪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祕惜後爲醉僕觸碎視其中與常陶器等但夾底厚幾二寸有鬼執火以燎刻畫甚精無人能識其爲何時物也

晁安宅妻

甲志十五

四

鄧州晁氏大族也相傳云自漢以來居南陽劉先主嘗從貸錢數萬緡諸葛孔明作保立券猶存其家建炎二年鄧民殘于胡兵或俘或死晁氏男女數百人皆囚以北至汾州青灰山爲紅巾邵伯邀擊盡失所掠而去晁安宅之妻某氏并其女及乳母皆爲邵之黨王生所得張丞相宣撫陝蜀邵舉軍來降王生爲右軍小將與晁婦同處於閩中閩有靈顯王廟婦與乳嫗以月二日往焚香嫗視道上一丐者病以敝紙自蔽

形容甚悴諦觀之以告婦曰有丐者絕類吾十
一郎遣詢其鄉里姓行果安宅也婦色不動令
嫗持金釵與之約十六日復會且戒無易服及
期相見又與金二兩曰以其半詣宣撫司投牒
其半買舟置某所以待我安宅既通訴宣撫下
軍吏逮王生會王出獵婦攜已所有直數千緡
與嫗及女赴安宅舟順流而下王生家貲巨萬
一錢不取也王晚歸不見其妻而追牒又至視
室中之藏皆在喟然曰素聞渠爲晁家婦今往

從其夫理之常也了不以介意晁氏夫婦離而
復合如初婦人不忘故夫於丐中求之古烈女
可也惜逸其姓氏王雖武夫蓋亦知義理可喜者

犬齧張三首

唐州方城縣典吏張三之妻本倡也凶暴殘虐
婢使小過輒以錢繩其髮使相觸有聲稍怠則
杖之或以針籤爪使爬土或寘諸布囊以錐刺
之凡殺數妾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婦家
詣縣訴縣檄尉檢尸小婢出呼曰牀下又有死

者可併驗也獄具以倡非正室與平人相殺等
尸於唐州市張自是亦病左支皆廢涕淚出不
禁以首就按始得食三年而死既葬爲野犬齧
墓揭棺銜首擲之縣門外而去

三事皆妻叔張宗一貫道說

虵王三

方城民王三善捕虵每至人門則能知其家地
多少見在某處有爲害者取食之人目爲虵王
三方城令得一虵召之使食爲爪所傷抉二齒
近村民苦毒蟒出沒爲害釀金十萬命王作法

甲志十五

六

以捕王畫地爲三溝語人曰若是常虵越一溝
卽死極不過二如能歷三溝則我反爲所噬矣
旣而虵徑前無所畏欲就王王甚窘亟脫袴中
裂之虵分爲兩死焉嘗適麥陂村謂富室曰君
家有巨黑虵方旺財不宜取富室欲驗其言強
使取之王書片紙命其人投於厨後墻左角小
穴呼曰虵王三喚汝卽急走勿反顧恐傷汝其
人不信投紙畢少留觀之則巨黑虵已出其人
驚仆虵從旁徑出至王所王袖之而行其家自

是果破予婦家居麥陂數呼之至建炎盜起不知所終或以爲虵精云

應聲蟲

永州通判廳軍員毛景得奇疾每語喉中輒有物作聲相應有道人教令學誦本草藥名至藍而默然遂取藍捩汁飲之少頃嘔出肉塊長二寸餘人形悉具劉襄子思爲永倅景正被疾踰年親見其愈予記前書載應聲蟲因服雷丸而止與此相類

甲志十五

七

辛申丞

辛企李

次膺

紹興八年自右正言出爲湖南提

刑舟到武昌大將岳飛來江亭通謁卒以道上不見賓客爲解岳不肯去良久不獲已見之卽欲以明日具食意殊懇切不得辭旣宴酒三行延辛入小閣盡出平生所被宸翰凡數百紙具言眷遇之渥執辛手曰前夕夢爲棘寺逮對

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驚寤遍體流汗方疑懼不敢以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自諫官補

外他日必爲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護之
辛悚然不知所對纔罷酒卽解維後數年飛罷
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時相意告其謀叛
繫大理獄命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壽鑄治其事
方悟昨夢乃新中丞也何公後辭避不就乃以
付万俟丞相云

二事劉襄
子思說

猪精

紹興十年春樂平人馬元益赴大理寺監門與
婢意奴俱行至上饒道中同謁一神祠丐福是

甲志十五

八

歲六月婢夢與馬至所謂祠下有親事官數輩
傳呼曰大卿請指前高樓云大卿在彼宰猪爲
慶會召寮屬明日馬以語寺卿周三畏意建亥
之月當有遷陟明年冬寺中作制院鞠岳飛遇
夜周卿往往聞行至鞠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
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駭御步此物徐行往獄
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
上有片紙書發字周謂獄成當有恩渥旣而聞
岳之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游徼有

舒翁者善相人見岳必烹茶設饌嘗密謂之曰
看乃猪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它日當爲
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立業位至三公然猪之
爲物未有善終必爲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
步也岳笑不以爲然至是方驗

元益說

沃焦山寺

紹聖中有僧游天台迷失道入越州新昌縣沃
焦山上遇大佛刹寂無人聲頗歎叢林之整肅
如此既登堂望官吏治事甚嚴疑深山中不應

甲志十五

九

爾徐入法堂過屋兩重始見長老數人相對默
坐僧前欲問訊搖手止之不敢問御下僧堂側
立以視有頃聞請第一員長老升堂其人號泣
就坐紫衣金章者立于前瞬息間火從坐者體
中起延燒其身并及金紫者不留遺燼次第升
堂周而復始僧問吏何爲吏言平生無戒業妄
作住持人謗佛正法故受此報金紫者請主也
僧懼亟出至山腰逢數卒驅一老婦人髣髴認
其母回首留顧老婦呼曰以汝平日妄談般若

累我至是其行甚遽不得復語僧下山覓路問
居人此山何寺曰路絕人行安得有寺指別路
示之云此去天台道也問其日則已三宿矣不
復東遊徑還家母已死時播傳此事長老退居
者數人關子東強幼安皆作文以記

羅浮仙人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禱羅浮
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有異
光年十二已能爲詩文有相者謂陳曰爾子有

奇骨仕官當至將相學道必爲神仙喬曰將相
不足爲乃所願則輕舉耳自是求道書讀之患
獨學無師友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
語母曰兒本漂然江湖所以復反者念母故也
瓢中出丹一粒餽焉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
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是真氣噓治
所成母寶用之兒不歸矣潮人吳子野遇之于
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汀吾瓜
當於水中噉耳自擲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

瓜皮浮出水面齧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
邱則已酣寢鼻間氣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
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
謝遂與執爨後游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
飲數斗常置紙百番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
一破者蓋身輕乃爾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
此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復置紙足底令觀者
取之紙盡足浮風雲悠悠躡而上征仙鶴成羣
自南來迎望之隱然厯厯聞空中笙簫音猶長

吟李太白詩云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
斷腸母壽九十七而終葬之日樵牧者聞墟墓
間哭聲識者知其來歸云

英州人鄭
總作傳

毛氏父祖

衢州江山縣士人毛璿當舍法時在學校以不
能治生家事堙替議鬻居屋未及售晨起見亡
祖父母父母四人列坐廳上衣冠容貌不殊生
人璿驚拜問曰去世已久安得至此皆不荅惟
父曰見汝無好情況因仰視屋太息曰汝前程

尙遠可寬心璿問地獄如何父曰有罪始入耳
吾無罪當受生但資次未到曰既未有所歸還
只在墳墓否曰不然日間東來西去閑遊惟夜
間不可說近日汝預葉氏播間祭我亦在彼指
門外五通神曰神力甚大閑野之鬼不可入又
指所事眞武曰謹事之死後不入獄便詣北斗
下爲弟子璿曰大人且在是當呼大兄來父止
之曰我腳頭緊便去矣令璿入門數人皆下庭
中向空飛去如烏鵲然直上不見璿方悵望而
一僕自外至蓋不欲與生人接所以亟去也

方典薄命

方典字大常莆田人累舉進士不第術者多言
其無祿同縣人劉仲敏爲泉州同安宰典之兄
與爲丞劉謂與曰賢弟不應得官若罷舉庶可
延數年之命與不信也紹興十五年典試南宮
劉又諫其勿行典不聽是歲擢第榜至同安與
持往詣劉劉曰一第未足喜恐不能得祿耳典
調晉江尉歸待次之明年莆中春試諸生例以

寄居同教官考校郡以命典既入院日復餐錢
千餘旬日間所得盈萬錢暴卒于院

陳應求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五

甲志十五

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衛達可再生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爲官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它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盈庭一秤橫前兩首皆有杵吏舉簿寘東杵杵重壓至地地爲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筋大吏持下寘西杵杵亦壓地而東杵高舉向空大風歛起捲其紙蔽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

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有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卽書之何必眞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稟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奈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坐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

部尙書

徐專說聞之於衛仲子臧

甲志十六

郁老侵地

鎮江金壇縣吳于村張郁二家鄰居後爲火焚皆散而之它所存惟空址焉同邑湯氏子病熱疾死至有司云當復生令出門需送者至門外見市屢邸列與人世不異遂坐茶肆時郁氏之老死已十餘年矣相見如平生喜曰數日聞公當來故候於此今知得還將奉託以事吾家故宅頗憶之乎曰然郁曰生時與張氏比鄰吾屋柱址已盡吾境而簷溜所滴者張

利

其處巧訟于官而奪之凡侵地三尺許張翁死
訴于地下吾旣伏前愆約使宅人反之然二居
皆已煨燼張旣轉徙吾兒又流落建昌爲南豐
符氏壻幽明路殊此意無從可達公幸哀我煩
一介諭吾兒使亟以歸張氏作券焚之吾得此
則事釋復受生矣湯許之少焉送者到卽告別
旣甦呼張氏子語之故答曰昔日實爭之今已
徙居無用也湯以郁所囑不忍負訖遣報其子
取券授張而書其副焚之它日夢來致謝

湯乃致遠長子

車四道人

蔡元長初登第爲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
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平日喜接方士亟
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它所復見之又明
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
歸願託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
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其內戒曰中夜有
相尋覓者告勿言蔡意其姦盜亡命將有捕者
身爲尉顧匿之不便也然無可奈何展轉至三

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眾遂排戶入
曰車四元在此何由可耐欲就牀擒之或曰恐
并損牀外人帝必怒吾屬且獲罪蔡大恐起坐
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
人云又被渠鞞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
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寂呼從
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與謝曰某乃
車四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
第三次矣自此無所患公當貴窮人爵吾是以
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爲報吾有
藥能化紙爲鐵鐵爲銅銅爲銀銀又爲金公欲
之乎蔡拒不受強語乾汞之術曰它日有急當
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唯以其說傳中
子脩蔡死脩家竄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
嘗爲象郡守云然

女子穿溺珠

湖州人王槩紹興十六年八月赴邵武建甯丞
宿信州玉山驛便溺已且就寢見美女在旁探

手虎子中拾碧粒如珠者三四顆串以紅縷掛頸上槩驚問汝何人已不見自是每溺其旁輒地裂女子盛服出或器內或溷廁必得珠乃沒槩曰以困悴醫巫束手莫能療幾二年久女所穿纍纍繞頸至腹數十匝其後珠益減至纒一二顆而色漸白女慘容謝曰得君之賜厚吾事濟矣但恨傷君之生無以報當亦徐圖之再拜而去槩是夕不復溺翌日大汗而卒

三事亦徐搏說

李知命建昌人紹興二十四年八月宿豫章村

落就枕未睡月色皎然見窗外人往來少焉回首與窗對如一男子緇巾汗衫而立恍忽間已入室李疑其盜也熟伺所爲俄至前繞牀而行牀之東北皆距壁而其人行通無所礙方知鬼也如是十餘匝徑揭帳執李頂李有膽力舉手承之復以左手來又與相拒欲大叫而喉中介介如咽良久方能呼兩僕同應曰喏李曰常夕叫汝數聲不一應今何謹如此旣不寐胡不早

覺我皆曰見一男子至主公之前相撐拄甚力欲起則足不可動欲叱則氣不得出適聞主公之聲男子始去某等方得能言耳

光州墓怪

光州士人孔元舉居城外數里間每入城輒經亂葬壠常日詣州學晨往暮歸必過之一夕歸差晚日猶銜山聞有人高誦維葉萋萋黃鳥于飛之句至于再三審其聲當所行道上少頃差近則聞聲在墓間回首視之一物如蹲鴟毛毳毳覆體赤目猪喙瞪視孔生厲聲曰維葉萋萋孔大駭亟步歸卽病旬日死

碧瀾堂

南康建昌縣民家事紫姑神甚靈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茶貴可販或云某處乏米可載以往必如其言獲厚利一日書來曰來日貴客至宜善待之其家夙戒子弟奴僕數輩候門盡日無來者將闔門而一丐者至卽延以入爲具沐浴更衣丐者雖喜過望而懼其家或事神殺

已懇請曰雖乞丐至賤亦惜微命幸貸其死主人告以昨日之故丐者曰若然幸復致禱將得自詢之始焚香而神至書九字於紙上曰吁君忘碧瀾堂之事乎丐者觀之則悶絕久之方蘇泣而言少年時本富家子與一倡有終身之約憚父母不容遂挾以竄已而窘窮日甚又慮事敗因至吳興游碧瀾堂乘醉推倡入水遂亡命行丐今公家所致蓋其寃也言已復泣其家贈以數百金遣去自是不復事神云

三事李紹祖說

戴氏宅

常州無錫戴氏富家也十三郎者於邑中營大第備極精巧至鑄鐵爲範度椽其中稍不合必易之又曳縣往來無少留礙則止歲餘將落成夢士人東向坐堂上顧戴曰吾李謨秀才也旣寤絕惡之又數年邑子李謨登科戴嫁之以女戴且死囑其二子曰汝曹素不立必不能善守遺緒此屋當貨於汝手與其歸他人不若歸李郎也後如父言以宅予李氏建炎紹興間亂盜

數取道邑屋多經焚毀唯李宅巋然獨存至今
居之謨字茂嘉嘗帥浙西官至中大夫直寶文

閣外舅說

十歲失竊二兔索命

子婦叔張宗正家方城之麥陂性好弋獵其父
祖塋側長林巨麓禽獸成聚日與其徒從事罟
網彌山號曰漫天網一網所獲亡慮數百計不
暇拾取唯惡少年數輩馳逐其上壓死之各分
挈以去雖風雪不止也遭亂度江紹興九年隨

甲志十六

八

兄侍郎居無錫亦時時彈射自娛嘗於明陽觀
旁得一兔甚小耳有缺如攫傷痕未幾感疾如
狂自取獵具焚弃築道室獨處忽見二兔作人
言其一曰我爲兔三百年矣往在張氏東墳

墳在方城者曰西墳
惟其父別葬曰東墳

爲爾所殺其一曰我百八

張氏

十歲矣隱於明陽觀側與樵人俱出入嘗爲鷹
所擲力竄得脫傷吾耳焉凡鷹犬罔罟吾悉能
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今當以命見償張遜辭
求解旁人悉聞之病數月小愈然猷猷如癡人

後十年乃死

蒲大韶墨

閩中人蒲大韶得墨法於山谷所製精甚東南士大夫喜用之嘗有中貴人持以進御

上方留意翰墨視題字曰錦屏蒲舜美問何人中貴人荅曰蜀墨工蒲大韶之字也卽擲於地曰一墨工而敢妄作名字可罪也遂不復用其薄命如此自是印識只言姓名云大韶死予知微傳其法與同 皆著名夔帥韓球令造

甲志十六

九

數千斤愆期不能就遣人逮之舟覆江中二工皆死今所售者皆其役所作竊大韶名以自貴

云

杜起莘說

升平坊官舍

洪州升平坊一官舍多怪紹興二十一年空無人居有鬻冠珥者過後門二婦人呼之入漏閣所貨物買二冠先償半直令自大門取餘金鬻者信之至前候伺守舍老兵扣其故具以告兵曰此空室耳安得有所謂婦人者率與俱入堂

宇凝塵如積二冠高掛壁間始悟爲鬼出視所
償錢亦無有矣又一年予族弟權爲江西漕屬
居之其姪城夜被酒如廁見桃樹下人白髮鬚
髻身甚大箕踞而坐城方醉不問及從廁還尙
如故漸近漸小僅高數寸叱之乃滅

燿說

人上卷 晏氏媪

晏元獻家老乳媪燕氏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
加禮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
但衰老須人挾持苦乏使耳其家爲畫二婦人

甲志十六

十

焚之復夢曰賜我多矣奈軟弱不中用何其家
感異囑匠者厚以紙爲骨且繪二美婢它日來
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
人上冢歸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
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三誘去
家人曰燕三人也安得取媪侍女曰亦已來矣
曰然則當爲辦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
三者媪姪也素不檢自媪死不復聞其在亡遣
詢之果已死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

前後五夢而得二老婢云

鄭峻妻

鄭峻字敏叔福州人寶文閣待制閔中之子也先娶王氏生一女泰娘王氏且死執夫手囑之曰切勿再娶善爲我視泰娘旣卒鄭買妾以居久之京師有滕氏女將適人鄭聞其美乃背約納幣一日將趨朝尙未起見王氏入其室自取兀子坐牀畔以手搯帳拊鄭與語死生契闊且問再娶之故鄭曰家事付一妾殊不理不免爲

是王曰旣已成約吾復何言若能撫養泰娘如我在時亦何害吾不復措意矣又語過去它事甚悉忽曰盛寵已來呼君當上馬矣遂去鄭急問之曰何時當再會曰更十年於江上舟中相見鄭明日與其弟語悲歎不樂然卒婚滕氏建炎初自提舉湖南茶鹽罷官買巨杉數千枚如維揚時方營行在官府木價踊貴獲息十倍未幾金虜犯揚州人多竄徙鄭以錢爲累戀戀不肯去乃謀買舟泛江而下而江中舟如織不得

前又聞寇已至急復入城買金百餘兩纔出門
胡騎已在後鄭乘馬馳去一騎自後射之鄭回
顧曰我鄭提舉也不可害我騎知其官人追及
之投以刀卽墜馬騎取金而返鄭創甚困臥草
間僕走視之已不可救兩日死鄭無子去王氏
所言正十年

二事尙定國說

化成寺

沈持要爲江州彭澤丞紹興二十四年六月被
檄往臨江過湖口縣六十里宿於化成寺已就

甲志十六

十一

客館至夜訪主僧僧留止丈室別榻方談客館
之怪曰舊有旅櫬在房中去年一客投宿望棺
中有光頗駭起坐凝思諦觀覺光中如人動作
狀愈恐所居鄰佛殿客度且急則當開門徑趨
殿上方啟帳伸首次棺中之鬼亦揭棺伸首客
下一足鬼亦下一足客復收足鬼亦然如是數
四客惶駭知不可留急走出鬼起逐之客入殿
環走且大呼乞救羣僧共赴之未至客氣乏仆
地幾爲所及鬼忽與殿柱相值有聲鏗然遂寂

無所聞僧至扶客起就視其物則枯骨縱橫碎于地矣它日死者之家來疑寺中人發其柩訟于官數月乃得解

吳公路

吳遠字公路建州人政和間自太學謁歸過錢塘夢吏卒迎入大府金章貴人在焉揖吳坐上坐吳辭曰遠布衣也今遽爾恐涉冒仕之嫌必不敢貴人捨去吳踞牀正面吏抱案牘盈几上以手摘讀吳意郡縣間胥吏乘已初視事以此

甲志十六

三

困我未有以決望廷下已驅數囚皆美男子婦人荷械立大抵所按盡姦事也吳大書曰檢法呈別一吏捧巨冊至視其詞云姦人妻者以絕嗣報姦入室女者以子孫淫泆報吳判曰准法吏相顧駭伏其敏曰事畢矣遂寤吳還京師爲同舍金彥行

安節

言之

金侍郎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六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夷鏗甲志卷第十七 十五事

行款悉
依宋本

土偶胎

仙井監超覺寺九子母堂在山顛一行者姓黃
主給香火顧土偶中乳婢乳垂于外悅之每至
必摩拊咨惜一旦偶人目動遂起行攜手入屏
後狎昵自是日以爲常累月矣積以臥病猶自
力登山不已主僧陰伺之至半山卽有婦人迎
笑明日尾其後婦人復至以拄杖擊之鏗然仆
地於碎土中得一兒胎如數月孕者令行者取
歸暴爲屑和藥以食遂愈

甲志十七

永康倡女

永康軍有倡女謁靈顯王廟見門外馬卒頎然
而長容狀偉碩兩股文繡飛動諦觀慕之眷戀
不能去至暮家人強挽以歸如有所失意怒怒
不樂過一夕有客至求宿其儀觀與所慕丈夫
等倡喜不勝情自以爲得客晚其人遲明卽去
黃昏復來留連數宿忽泣曰我實非人乃廟中
廐卒也以爾悅我故犯禁相就屢不赴夜直爲

主者所糾得罪明日當杖脊流配至時過爾家門幸多買紙錢贈我倡亦泣許之如期此卒荷鐵校血流滿體刺面曰配某處二健卒隨之過辭倡家倡設奠焚錢哭而送之他日詣廟偶人仆地矣

永康軍導江縣人王某者以刻核疆鶯處官紹興五年爲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榷鹽於潼川路躬詣井所召民強與約率令倍差認

課當得五千斤者輒取萬斤來歲所輸不滿額者籍其貲王心知其不能如約規欲沒入之使官自監煎旣復命計使以鹽額倍增薦諸宣撫使得利州路轉運判官未幾死眉州彭山人楊師錫以合州守待次田間夢王來謁公服後穿出牛一尾方驚怛侍婢亦魘寤言見王運使來衣後有牛尾相語未了外報一犢生遽取火視之犢仰首淚下事旣著聞有資中人馬某者亦爲都漕司幹官每出郡邑督錢惟以多爲貴不

問額之虛實羸縮必得爲期且以此自負蜀人以其虐於刷錢目曰馬刷或以王君事警之馬曰正使見世生兩尾亦何必問已而疽發於背之左瘡稍愈復發於右兩疽相對宛如杖瘡其深數寸隔膜洞見肺腑臭滿一室同僚往問病馬生但云當以某爲戒某悔無及也死時與王相距纔一年

倪輝方技

成都人倪輝妙於數術靖康丁未之春王室不

甲志十七

三

靖蜀去朝廷遠音驛斷絕識者以爲憂成都倅虞齊年祺寶審度卜同謁輝詢之曰國勢如此

先生當知之輝曰此正古人所謂三月無君之時曆家以閏月爲天縱去年置閏在十一月北方愈盛火至此衰歇京城苟不守必以是月使日官有先見之明移閏在五月以助火德猶有可扶之理今無及矣然吾以數推之國家歷數至丙午纔餘一算今年五月一日算當復生其數無窮然去今尙兩月未知能及此日否因請

虞竇各布課虞之占得申酉戌竇之占得戌酉
申卦成喜曰無憂矣二課初傳極艱棘中傳而
定末傳極佳宋祚當從是愈永然課中赦書神
動不出百日當有大需可驗也二公且喜且懼
既而聞京師果以閏月陷五月一日

上卽位於南京赦書至成都與輝筮日相去蓋
九十五日紹興二年冬虞之子并甫

允文

過輝

輝曰與君相見無日矣明年吾入惡限名曰父
子不相見欲遣小兒往它郡禳之願已無及吾

必死至立春日果死

甲志十七

四

解三娘

興州後軍統領趙豐紹興二十七年春以帥檄
按兵諸郡次果州館于南充驛命吏置榻中堂
驛人前白曰是堂有怪夜必聞哭聲常時賓客
至此多避不敢就但舍于廳之西閣豐笑曰吾
豈畏鬼者耶竟寢堂上至夜間哭聲從外來若
有物直赴寢所豐曰汝豈有冤欲言者乎言之
吾爲汝直否則亟去果去頃之又來羣從者皆

聞履聲趾趾然明日以語太守王中孚弗王以爲妄也是夕赴郡宴夜歸方酒酣未得寐倚胡牀以憩一女子散髮在前立曰妾乃解通判女三娘者也名蓮奴本中原人遭亂入蜀失身於秦司茶馬季恣戶部家實居此館李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紹京以妾爲媵不幸以姿貌見私於馬君李氏告其父杖妾至死氣猶未絕卽命掘大窖倒下妾屍瘞之今三十年矣幸將軍哀我使得受生豐曰汝死許久士大夫日日過

此何不早自直曰遺骸思葬未嘗須臾忘是間有神司守不許數出十年前妾夜哭出訴地神告曰後有趙將軍來此是汝冤獲伸之時日夜望將軍至故敢以請豐曰果如是吾當念之女謝去遣人隨視之至堂外墻下沒不見明日召僧爲誦佛書作薦事遂行晚至潼川之東關縣止縣驛女子復在前已束髮爲高髻豐曰吾旣爲汝作佛事何爲相逐曰將軍之賜固已大矣但白骨尚在堂外墻下非將軍誰爲出之豐曰

吾爲客又已去彼豈能爲汝出力胡不訴于郡
守王郎中曰非不知也戟門有神明詎容輒入
然妾之寃非王郎中不能理非將軍爲地何以
達於王郎中乎妾骨不出則妾不得生使妾骨
獲出而得生在將軍一言宛轉間耳豐又許之
再具其事走介白王守王乃訪昔時李戶部所
使從卒獨有譚詠一人在委詠訪其骨詠率十
數兵來墻下發土求之凡兩日迷不得所在詠
致一巫母問之巫自稱聖婆口作鬼語呼詠責

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眞忘所在耶今發土處卽
是但尙淺耳當時倒下我蓋以木床木今尙在
若得木骨卽隨之頂骨最在下千萬爲我必取
我不得頂骨不可生詠驚怖伏狀又明日果得
屍郡爲徙葬于高原時紹京爲渠州鄰水尉未
幾就調普州推官見解氏來說當日事紹京繼
踵亦卒關壽卿省孫初赴教官適館于此嘗爲
作記虞并甫爲渠州守紹京正作尉云

虞并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州守被召至臨安
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泄痢連月
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
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一紙讀之數過其
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腳不泄則痢不痢則瘧
獨煉雄黃烝麴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
治療醫家大錯夢回尙能記卽錄之蓋治暑泄
方也如方服之遂愈

孟蜀宮人

甲志十七

七

陳甲字元父仙井仁壽人爲成都守李西美

廖

館客舍于治事堂東偏之雙竹齋紹興二十一
年四月西美浣花回得疾旬日間甲已寢聞堂
上婦人語笑聲卽起映門窺觀有女子十餘皆
韶艾好容色而衣服結束頗與世俗異或坐或
立或步庭中甲猶疑其爲帥家人以主人翁病
輒出但怪其多也頃之一人曰中夜無以爲樂
盍賦詩乎卽口占曰晚雨廉纖梅子黃晚雲卷
兩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飲識著無情更斷腸

一人應聲答之曰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
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祇因古木記宣華餘
人方綴思甲味其詩語不類人方悟爲鬼物忽
寂無所見後以語蜀郡父老皆云王氏有國時
嘗造宣華殿於摩訶池上名見於五代史孟氏
因之今郡堂乃其故址賦詩之鬼益宮妾云西
美病遂不起舊蜀郡曰晡不擊鼓擊之則聞婦
人哭聲數十爲羣者相傳孟氏嘗用晡時殺宮
人以鼓聲爲節故鬼聞之輒哭承宣使孫渥以
鈴轄攝帥事爲文祭之命擊鼓如儀哭亦止後
復罷云甲以紹興三十年登乙科

魚腹佛頭

資州人何慈妻范氏事佛甚謹家嘗烹魚已剝
腹見脂裹一物極堅韌剖之乃二佛頭也其家
斲木爲全體以承之至今供養慈以宣和甲辰
登科後爲開州守

入事皆虞并甫說
范氏其表姊也

徐國華

建安人徐國華宣和初入太學夢登高樓上樓

懸大金鐘有金甲偉人立鐘旁視徐擊鐘而言
曰二十七甲再擊云官不過員外三擊云係七
科徐悟而言曰行必取科甲官至外郎足矣因
記於牘中但不能曉七科二十七甲之說靖康
丙午胡騎攻城庠序諸生多病腳氣死徐亦以
是疾終鄉人董縱矩欲葬之東城墓園而垣中
列兆已無餘地乃與後死者皆瘞於垣外董以
標揭識其處正居第二十七行之第七穴歸唁
其父因出其手書則夢中神告無少差者

寧國
人

甲志十七

九

德升
說

清輝亭

廣西昭州最爲癘毒之地而山水頗清婉郡圃
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金國年號
同欲更之乞名於寓公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
滋者爲易曰清輝已揭勝徐謁李同坐亭上少
焉策杖於四隅視積壤中有片石班班如文字
然命取而滌之乃丘濬所作記其略云予擇勝
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

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爲一笑考范生初命名之日不少差

芭蕉精

興化人陳忱崇甯中以上書得罪送德安府學自訟齋與郡士劉李二生同榻李在內陳居中劉最處外一夕劉覺體畔甚熱見一物如茵被包裏臥其旁大懼明夜先二人未寢徑趨牀內與李易位李所覩亦然皆不敢言至夜爭據便處陳曰豈有所畏邪我請嘗之既寢聞戶外歎

甲志十七

十

息聲若欲入而不敢者他夕陳先就枕劉奏廁方來不得已復居外見如前時始以實告陳陳奮然以身當之復聞有聲卽大呼而出其物踉蹌越窗外至芭蕉叢而滅明日盡伐去蕉又穿地丈餘無所得自是怪遂絕咸疑爲芭蕉精云

黃子淳彥質說
黃德安人也

姚仲四鬼

姚仲始爲吳玠軍大將嘗與敵人戰小衄吳欲誅之仲曰以裨將四人引軍先退故敗吳召四

將斬之而釋仲後數歲仲領兵宿山驛見四無
首人皆長二尺許指於庭曰我輩敗事當死然
公不言則可全今皆死故來索命仲曰向者奔
北我自應以軍法行誅既屈意相貸而少師見
責我若不自明則代汝曹死矣四人曰當時之
退但擇一人先遁者足以塞責何至是仲無以
對四鬼漸喧勃欲上忽有白鬚老人出於地亦
長二尺餘詰之曰汝等敗軍伏法乃其分安得
復訴叱去之應聲而沒老人亦不見人以是知

仲之必貴又十年以節度使都統興元軍

路彬質
天說

陳茂林夢

福州長樂士人陳茂林夢至大殿下與數十人
班謁笏記云官職初臨朝儀未熟既寤謂必登
第爲龍首謁至尊也遂更名夢兆紹興十七年
爲解頭赴鹿鳴燕與同薦送者謁大成殿舊例
以年齒最高者爲首陳不可曰吾爲舉首應率
先多士眾莫與之爭旣焚香當再拜禮畢陳誤
下三拜有聞其夢者笑曰此所謂官職初臨朝

儀未熟也陳亦惘然疑爲已應夢果不第

林之奇少穎說

張德昭

建陽人張德昭老於進士以特恩補官得傷寒疾爲黃衣人持符逮去至幽府抗聲廷下曰追到建州張德昭王者怒曰命爾追某州孔昭德今誤何也付吏治其罪命張還張懇曰業儒白首矣僅得一官今日獲至此欲一知壽祿幾何幸哀許之主者曰天機理不容泄壽數難言也又拜乞官祿所至則沉思移時如閱籍者曰位

甲志十七

十一

至作邑張遂出逢一婢于途問所以來曰到此已數日家中並無恙乃前行抵深谷邊足跌而寤問其家始知此婢相繼死纔一日耳張益愈訪劉彥冲子翬於崇安山中以事告曰老矣詎復榮望今下攝承簿尉果若所言得宰一邑猶須十年間人自喜也是歲調補汀之清流尉至官踰歲會縣令罷去暫攝其治遂亡距入冥時僅三年

劉口甫說

廣州清遠縣之東峽山寺山川盤紆林木茂盛
有古飛來殿殿西南十步許大松傍崖而生婆
娑偃蓋大觀元年十月南昌人皇城使錢師愈
罷廣府兵官北還檣舟寺下從者斧松根取脂
照夜明年殿直錢吉老自廣如連州過寺夢一
叟鬢須皤然面有愁色曰吾居此三百年不幸
值公之宗人不能戢從者至斧吾膝以代燭使
我至今血流公能爲白方丈老師出毫髮力補
治庶幾盲風發作無動搖之患得終天年爲賜

大矣吉老問其姓氏及所居曰吾非圓首方足
乃植物中含靈性者飛來之西南卽所處也幸
無忘吉老覺疑其松也以神異彰灼須寺啟關
將入告時曉鍾未鳴復甘寢至明則舟人解綵
已數里悵然不能忘過浚光以語令建安彭鉞
政和二年鉞解官如廣府過寺卽以吉老言訪
之果見巨松去根盈尺皮膚傷剝膏液流注不
止蓋七年矣乃白主僧和土以補之圍大竹護
其外曲江人胡愈作松夢記述其事予嘗往來

是寺松至今猶存

夷堅甲志卷第十七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甲志十七

十四

夷堅甲志卷第十八 十六事

行款悉依宋本

楊靖償寃

臨安人楊靖者始以衙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爲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鎖三合窮極精巧買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賚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蔡一與貫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御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爲游冶費愆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解官北上遇諸宿泗間子畏父責已乃曰所獻物

甲志十八

一

皆爲陳六所賣兒幾不得免靖信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荅語不遜靖杖之方三下陳呼萬歲得釋還至舟謂其妻曰楊大夫不能訓厥子翻以其言罪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靖得州鈐轄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常畱使院中時宣和七年也是歲四月某日靖在簽廳有綱船挽卒醉相歐破鼻出血突入漕臺紛紛間靖矍然如有所覩急趨入屏後遂仆地昇歸家卽臥病語言無緒不食時臨平鎮有

僧能以穢迹法治鬼與靖善遣招之至則見鬼
曰我稍工陳六也頃年以非罪爲楊大夫所殺
赴愬于東嶽嶽帝命自持牒追逮經年不得近
復還白帝怒立遣再來云楊靖不至汝無庸歸
今又歲餘矣公門多神明久見壅遏前日數人
被血入土地輩皆驚避乘間而進乃得至此僧
諭之曰汝他生與是人有冤今世故殺汝汝又
復取償翻覆無窮何時可已吾令楊氏飯萬僧
營大水陸齋薦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
疇昔之來苟聞和尚此語欣然去矣今已貽怒
主者懼 反命則冥冥之中長無脫期非得楊
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鎖曰事已
爾姑爲啓鑰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前
拔鎖靖卽起如平常然與僧纔異處則復昏困
數日死富陽人吳興舉舊爲吾家僕親見靖病
及其死云

楊公全夢父

楊公全朴資州人其父以政和癸巳卒未葬明

年春夢父歸家公全問何年當得貢曰有冥司主簿正掌文籍乃吾故舊嘗取簿閱之汝三舍中無名至科舉始可了耳又云汝知朝廷已行五禮否對曰不知又雜詢家事甚悉語畢其去如飛是年八月始頒五禮新儀士人父母未葬者不許入學公全悟父言是冬襄事至丁酉歲升貢謂夢不驗既而無所成宣和辛丑罷舍法復行科舉乃以甲辰登科

赤土洞

甲志十八

二

資州城外三十里赤土培之側有洞穴相傳深不可測普州人梁子英煑榮州鹽井數經從洞口嘗率同輩數人具三日糗糧持樺炬入焉始入路絕暗皆狐糞蝙蝠縱橫過百餘步地淨如掃石上鍾乳下垂如珠纓狀度半日許聞水碓聲出于上蓋嘉陵江也懼而亟出終不能窮其源云

席帽覆首

王龍光字天寵資州人入京赴上舍試過劔州

梓潼縣七曲山謁英顯武烈王廟俗呼爲張相公廟夢

一人持榜正面無姓名紙背乃有之又持席帽蒙其首者覺而喜謂士人登第則戴席帽是歲免省不逮但補升內舍次舉當政和八年方登科已悟紙背之說時方禁以龍天君王玉王主等爲名字唱第之日面賜名寵光頭上加帽蓋謂是云

林孝雍夢

林孝雍字天和明州人政和七年貢入辟廡學

甲志十八

四

將試上舍林少時嘗預薦書應免解或勸其先以免舉試如不利則畱今貢以待來年林不聽同舍生楊公全扣其故林曰吾年甫二十蒙鄉舉夢對策六廷坐于西南隅將出有小黃門從吾求硯心頗自負以爲必擢第訊諸筮人筮人曰君年四十八乃得官今未也吾意殊不平訖黜於春官自是連蹇幾三十年今春秋四十七矣當可覬倖不爲再戰地也是歲果中選廷試出又告公全曰試日正坐西南隅小黃門乞硯

皆如夢中所觀三十年前夢與卜者所言無毫釐差

宋應辰

宣和六年諸道進士赴省試者幾萬人以六侍從典貢舉其下參詳點檢官又六十員有旨令過試院外戶則親書姓名以防偽入者既合籍凡六十一人主司疑之悉招考官會坐一一數之又審于監門曰每一人至必下馬自書何容有兩名理及取歷閱視果多其一曰宋應辰驗

甲志十八

五

諸銓曹云中外無有此姓名始知神物所為於是主司徧諭羣公曰宋者國號而名為應辰必造化之中主張是者考校之際不可不謹也是歲登第者八百五人為一代最盛之舉楊公全居前列聞之於知舉官王唐翁

綸云

資州鶴

資中衙校何氏有弟好弋射日持弩挾彈往山中目之所見無得免者嘗蔭大木下望其顛紅鶴巢甚大數雛啾啾然已而其母歸方憩枝上

銜食向巢立何生曠弩射之中其腹勢且墜猶
忍死引頸吐哺飼其子乃墜地何雖無賴亦爲
之惻然卽折棄弓矢不復射

六事皆楊
公全說

乘氏疑獄

興仁府乘氏縣豪家傅氏子歲販羅綺於棣州
因與一倡狎累年矣嫗獨不樂禁止之倡忿怨
自絞死傅子不知也一旦遇之於乘氏曰我爲
養母所虐不可活訟于官得爲良人脫身來相
就君能納我乎傅子喜慮妻妬不容爲築室于

外明年復往棣州詢舊游息耗聞其死甚駭然
牽於愛溺於色迷不省口語籍籍妻始得知之
懼其夫以鬼死也傅有弟頗壯勇與嫂謀刻日
欲殺之先具酒餼使夜飲而伺於外傅坐室中
東偏婦人居西坐已定弟挾刃徑趨西邊且至
手誤觸燈滅暗中割刃而出暨燭至則傅子流
血洞腋死矣婦人無所見縣捕兩人下獄劾以
殺夫及兄且鞫姦狀期年不得情任信孺

古與

諸傳往來親見其事府以爲疑獄上諸朝時宣

和七年矣會京師多故不暇報竟不知爲如何

也任信
孺說

邵昱水厄

邵昱徐州沛人從其婦翁任信孺居衢州紹興
丁卯張巨山舍人曠爲郡端午日競渡舟舫甚
盛郡人爭往浮石寺前浮橋上觀昱先與數友
入寺旣而獨還行至橋半道鐵纜中斷舩皆漂
流橋板片片分拆在前者數百人盡溺昱已墜
水覺有物承其足故項以上不沉眼界恍惚見

甲志十八

七

同溺人乍出乍沒其形已變或蟹首人身或人
首魚身或如江豚龜鱉狀橋柱下數大神皆長
可三丈執鉞立又兩大神從雲端下其一亦蟹
首一如鬼神空中語曰三百人逐一點過顧昱
曰汝是姓邵人不合死掖而擲之破舩上僅得
達岸旣歸不敢語人明年同任公如明州過餘
姚之象亭待潮乃東登亭上觀題壁有從後呼
者曰君不易過得去年水厄非素積陰德何以
致此昱回顧乃一道人甚頎偉著白苧衫色漆

黑昱曰先生豈非同脫此厄乎何以知我其人
不荅乃曰歲在癸酉君當有重災宜百事謹畏
或再相見可免也昱識其異人卽下拜纔起道
人已在平地其行如飛長髯縹縹下拂腰股間
遂不見昱常懼不得免兢兢自持至癸酉歲夢
數卒荷轎至邀入府如張巨山平生時行約十
數里天氣陰陰如欲雪至一大城有市井遂昇
之人昱覺非衢州又憶巨山已謝世自意其死
甚慘沮行至廷下殿上垂簾聞二人相對語追

者與俱至廊下一吏持簿書入白聞主者責怒
曰何得妄追人一人曰韓君已得旨了吏復下
捧杯水欲噉昱面傍人止之曰不可如是將出
手不得吏無計遂遣追者送昱回轎行至深岸
前者足跌驚寤已雞唱矣道人不再見昱亦
無他

後九年昱以任公守宣州差捧表賀
登極補官改名侃子親扣其詳如此

李舒長僕

福州甯德人李舒長字季長政和初偕鄉里五
人補試京師共雇一僕曰陳四僕愿而朴多遲

鈍不及事四人者日日訶責惟李不然且時與酒錢慰恤之既至京四人皆中春選李獨遭黜及秋始入學而僕謝去又二年李謁告至保康門內聞有再呼李十一祕校者回顧則陳四也邀李詣食肆食畢李亟欲去陳問故李曰比日窘索謀鬻少物耳陳遺以銀一笏曰姑用之不必外求也越數日又遇於馬行市中邀飲于莊樓告李曰觀郎之分不應登第若學道當有所得李曰我不遠數千里游學須得一官歸爲父

母榮何謂學道且汝僕隸也何從知之陳曰自前歲別後隨一道人給薪水道人攜我入崆峒山授以要法且使我物色求人我告以公平生所爲頗有意今能同一往否因口授養生旨訣皆簡易徑妙然李卒不肯從復出銀一笏與之遂去絕不再覩李自是亦無意於世以表兄余承相深恩補官隱居不仕嘗游縣之支提山謁

天冠于佛行深山中奏溷無水盥手方折草屨

莎一人在傍持銅槃盛水以奉之又執布巾以

進見其手青色面亦然不覺顧之笑青面者亦笑已而隱不見蓋山靈所爲也

余待制

福州余丞相貴盛時家藏金多率以銀百錠爲一窖以土堅覆之塼蒙其上余公死其子待制日章將買田發其一窖塼巖蟄閉了無少動而白金烏有矣郡有巫居進酒嶺能通神往扣焉巫曰公銀本不失但以徙土地祠宇貽神之怒故藏去耳若能具牲酒謝過且設醮作水陸當

甲志十八

十

可得然須吾先往講解之許施銀爲香爐及幣帛之屬後三日宜復來詢可否也余氏如期往巫曰神許我矣可歸取之然勿負約也旣歸復掘地則所窖宛然具在始大歎異卽日賽神如

巫言云

李季長目覩

天津丐者

王懷者邵武人赴調京師過天津橋遇丐者爲人毆擊甚苦王問之曰負錢五百久不償我王惻然爲以囊中錢代償而去他日復至橋上丐

者探懷取一餅餉之王惡其衣服垢膩鼻涕垂
頤謝不取他日又見拉王訪其家家乃委巷窮
閭敗席障門亦具酒果爲禮王復不食既得官
南還行汴堤上大風雨作跬步不可前望道間
小旗亭亟下車少駐主人出迎審其貌則向丐
者也相見良悅酌杯酒以進王念曩曰穢汚終
不肯飲其人曰天氣苦寒非酒無以禦公強爲
我醜此再三持勸訖不濡吻其人殊怏怏乃包
果實數種爲贈曰姑以是別王不忍重違勉受

之上車數步欲授其僕覺甚重啓視之桃李石
槨皆黃金也方悟爲異人大痛恨以手擣雙目
而哭丐者又至曰此自官人無仙骨耳去此二
十年當再訪公勿恨也指顧間酒家與人皆不
見後二十年以餌丹砂疽發背死

三事皆朱漢章說王嘗爲

會稽倅親以
事語朱公

趙良臣

趙良臣者縉雲人紹興十五年與同志肄業于
巾子山之僧舍去城十五里薄晚還郡中道間

遇婦人青衣而紅裳哭甚哀問其故曰不容於
後母日夕箠楚不能堪求死未忍故哭趙曰若
是可與我歸乎婦人收淚許諾卽相隨至家謂
其妻曰適過田間見一女無所歸偶與偕來吾
家正乏使可以婢妾畜也妻亦柔順無妬志使
呼以入趙氏素貧室惟一榻乃三人共寢明日
復同盤以食趙妻謂之曰我夜捫汝體殊冷峭
何也婦人不荅而意象慚恚捨匕箸徑出趙責
妻言之失起自呼之妻停食過晝開戶而視不
見其夫矣乃告鄰里相與求索三日始得之於
門外溪傍半體在水中半處沙際已死同舍生
其以其尸歸竟不曉何怪或以爲魚蛟之精云

朱熙載
舜咨說

貢院小胥

紹興二十四年正月沈太虛

虛中

以吏部郎中

爲省試參詳官丁夜如廁旣還書吏篝火先行

至直舍忽驚仆地燈卽滅沈大恐疾聲叫呼院

中人皆已寢悉起相視則守舍小胥已縊于梁

間足去地五六尺蓋非人力可至有儀鸞老兵曰此鬼所爲也幸無遽取數卓疊起徐徐解縛抉其口以湯灌之久而能言曰郎中讀程文夜過半某與書吏假寐有自外入青巾布袍如道人狀者語某曰何爲在此以首□兩旁而去已而此吏從郎中出戶某獨坐其人復來曰外間大有好處無用兀坐也攜手偕行見門外燈燭晶熒車馬雜沓與閩市不異試探首隙中窺之但覺門漸窄眼漸暗遂冥無所知耳明日默默

甲志十八

十三

如癡沈遣出經月始復常

劉其叔親見

東庭道士

泉州士人陳方石與知東庭觀道士善陳嘗檢校村墅夢至官府見廷下閔囚訴有吏大聲曰追到泉州道士某視之乃東庭黃冠也又一吏從旁授以文牘一卷使讀之陳不曉其語獨聞一事云某年月日取常住穀若干斛釀酒頃之讀徹吏問曰是乎道士辭服就取所讀文書包裹之自頂至踵皆徧推仆地一再展轉化爲大

水牛陳驚寤遽訪道士正以是夕死

陳字季野進裔孫也

黃氏少子

黃汝能徽州黟人紹興十七年爲臨安北廂官少子年十七矣生平不能詩忽如有物憑依作詩十數篇飄飄然有神仙之志多喜道巫山神女事汝能羣從中嘗有一少年子亦如是以死心以爲慮密諭之曰汝得非於居民家有染著致妄思若此乎吾官於斯苟有一事則累我矣子謝曰無之它日與父母對食徑往籬畔引首

凝睇若望焉而未至者母追之還堅扣其故荅曰適有所念耳無它也自是神觀如癡日甚一日汝能欲令其甥挈以還鄉而甥待試成均未遽去乃閉之一室戒數僕晝夜環視之連夕稍怠守者微假寐已失其處則跪膝于窗下以衣帶自絞死矣

程泰之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八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夷堅甲志卷第十九

十四事

行款悉依宋本

僧寺畫像

平江士人徐廣習業僧寺見室中殯宮有婦人畫像垂其上悅之纔反室卽夢婦人來與合自是夜以爲常未幾遂死家人有嘗聞其事者至寺中蹤跡得之其像以竹爲軸剖之精滿其中

志幾

說

恩穉所穉院

王師道字深之綿州人紹興二十八年挈妻子

甲志十九

一

自蜀赴調行在明年正月晦夢有人類三省大程官狀來曰公有新命出黃敕示之乃除管某院云云王不暇細視曰我已通判資序今且作郡守何乃反充監當邪其人曰此官不易得又上帝勅豈可拒也迎官且至治所不遠可卽往視事少頃從者皆至亟升車行纔一二里到大曹局門戶洞開視題額五字曰恩穉所穉院吏曰所轄天下物命也其中皆禽鳥種類不可名狀而雀最多周覽未竟而寤以告家人誓不復

殺生自恐不能永頗料理後事戒其子徧謁鄉人之在朝者夢後半月除知達州又十許日出謁歸得疾轎中至舟而卒時三月四日也

玉帶夢

張子韶侍郎謫居大庾得目疾後爲永嘉守中風手足不能舉目遂內翳丐祠祿還鹽官舊隱紹興二十九年三月望夜夢青衣人引至大寺門金書牌入字但記其二曰開福一僧如禪刹知客見張甚喜延入坐張問主僧爲誰曰沈元

用給事也張曰吾與沈先生久不相見亟欲謁之命取公服隨語卽至見沈再拜沈荅其半禮勞苦如平生且曰尊公在此命青衣導往方丈東小堂其父母方對坐長嘯張趨拜號泣旁人叱曰此不是哭處復至法堂前問曰何故無佛殿青衣曰此以十方法界爲佛殿張曰吾病廢又失明未知他日有眼可見佛有口可誦經否曰侍郎何嘗不見佛何嘗不誦經又行及門側有小池清冷外設欄楯青衣曰八功德水也酌

一杯飲之涼徹肌骨西廡一室極潔中掛畫像
視之乃張寫真大駭曰何以得此青衣曰異曰
當主此地然待公見玉帶了卽來遂寤遽召門
人郎擘使書其事皆謂玉帶爲吉證若疾愈且
大拜至六月二日兩疾頓除卽日出謁先墓繼
往所親家燕集如是五日偶與諸生讀江少虞
所集事實類苑至 章聖東封丁晉公取玉帶
事怒曰丁謂眞姦邪雖人主物亦以術取因不
懌廢卷而入疾復作不能言翼日卒人始悟玉

甲志十九

三

帶之夢張壽六十八云

寶思永說時
爲鹽官簿

毛烈陰獄

瀘州合江縣趙市村民毛烈以不義起富他人
有善田宅輒百計謀之必得乃已昌州人陳祈
與烈善所有弟三人皆少慮弟壯而析其產也
則悉舉田質于烈累錢數千緡其母死但以見
田分爲四於是載錢詣毛氏贖所質烈受錢有
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祈曰得一紙書爲證足
矣烈曰君與我待是耶祈信之後數日往則烈

避不出祈訟于縣縣吏受烈賄曰官用文書耳
安得交易錢數千緡而無券者吾且言之令
決獄果如吏旨祈以誣罔受杖訴于州于轉運
使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詣于社夢與神遇告之
曰此非吾所能辦盍往禱東獄行宮當如汝請
既至殿上於幃帷蔽映之中屑然若有言曰夜
間來祈急趨出迨夜復入拜謁置狀于几上又
聞有語曰出去遂退時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
也如是三日烈在門內黃衣人直入捽其胷毆

之奔逆得脫至家死又三日牙儉一僧死一奴
爲左者亦死最後祈亦死少焉復蘇謂家人曰
吾往對毛張大事也卽烈也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勿

歛也祈入陰府追者引烈及僧參對烈猶以無
償錢券爲解獄吏指其心曰所憑唯此耳爰用
券取業鏡照之覩烈夫婦並坐受所錢狀曰信
矣引入大庭下兵衛甚盛其上袞冕人怒叱吏
械烈烈懼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直己
黜官若干吏受賕者盡火其居仍削壽之半烈

遂赴獄且行泣謂祈曰吾還無日爲語吾妻多
作佛果救我君元券在某櫃中又吾平生以詐
得人田凡十有三契皆在室中錢積下幸呼十
三家人併償之以減罪王者又命引僧前僧曰
但見初質田時事他不預知也與祈俱得釋既
出經聚落屋室大抵皆囹圄送者指曰此治殺
降者不孝者巫祝淫祠者通誑佛事者其類甚
眾自周秦以來貴賤華夷悉治不擇也又謂祈
曰子來七日矣可急歸遂抵其家而寤遣子視

縣吏則其廬焚矣視其僧茶毗已三日往毛氏
述其事其子如父言取券還之是夕僧來擊毛
氏門罵曰戎坐汝父之故被逮得還而身已焚
將何以處我毛氏曰業已至此惟有爲作佛
事耳僧曰我未合死鬼錄所不受又不可爲人
雖得冥福無用也俟此世數盡方別受生今只
守爾門不可去矣自是每夕必至久之其聲漸
遠曰以爾作福我稍退舍然終無生理也後數

年毛氏衰替始已

杜起莘說時劉夷叔居瀟爲作傳

邢氏補願

晏肅字安恭娶河南邢氏居京師邢生疽於頤
久之願領連下齶及齒脫落如截自料卽死訪
諸外醫醫曰此易耳與我錢百千當可治問其
方曰得一生人願與此等者合之則可晏氏懼
謝去之兒女婢僕輩相與密貨醫使試其術是
夜以帛包一物至視之乃婦人願一具肉色闊
狹長短勘之不少差以藥綴而封之但令灌粥
飲半月發封瘡已愈後避亂寓會稽唐信道與
之姻家嘗往拜之邢氏口角間有赤纓如線隱
隱連願凡二十餘年乃亡

誤入陰府

李成季

元

少時得熱疾數日不汗煩躁不可

耐自念若脫枕席庶入清涼之境便覺騰上帳
頂又念此未爲快若出門當更軒暢卽隨想躍
出信步游行歷曠野意殊自適俄抵一大城郭
廛市邑屋如人間州郡李容與街中有舊識販
繒媼死已久矣遇李驚曰何爲至此此陰府也

李懼求救媪曰我無能爲也幸常販繒出入右判官家試爲扣之乃相隨至其門止李于外曰勿妄動捨此一步則眞死矣媪入移持喜而出曰事濟矣但當更與左判官議乃可俄聞索馬之聲暨出乃綠衣少年媪呼李尾其後至所謂左判官之舍緋衣人出迎綠衣曰適有陽間人游魂至此須遣人送還緋衣曰誰令渠自來旣至矣又非此間追呼何必遣李側耳傾聽益恐綠衣曰試爲檢籍恐或有官祿再三言之緋衣

始持不可不得已命吏取籍至吏讀曰李昭玘位至起居舍人綠衣咤曰如何如何渠合有許大官職擅留之得否緋衣頗慙乃相與作符共押之用卽舉授一小鬼使送李李重謝媪始行有問者卽示以符小鬼瘡瘍滿頭膿血腥穢歌呼不絕聲每數十步輒稱足痛而坐哀祈之乃行前至曠野曰我只當至此還汝符擲之於地李俯欲拾蹙而寤蓋昏然暝臥經日矣白是李氏春秋設媪位祠之果終於右史

穢跡金剛

漳泉間人好持穢跡金剛法治病禳禱神降則憑童子以言紹興二十二年僧若冲任泉之西山廣福院中夜有僧求見冲訝其甚時僧曰某貧甚衣鉢纔有銀數兩爲人盜去適請一道者行法神曰須長老來乃言幸和尚暫往冲與偕造其室乃一村童拔劍立倚上見冲卽揖曰和尚且坐深夜不合相屈冲曰不知尊神降臨失於焚香敢問欲見若冲何也曰吾天之貴神以寺中失物須主人證明此甚易知但恐與爭訟違吾本心若果不告官當爲尋索冲再三謝曰謹奉戒神曰吾作法矣卽仗劍出或躍或行忽投身入大井良久躍出徑趨寺門外牛糞積邊周匝跳擲以劍三築之瞥然仆地踰時童醒問之莫知乃發糞下見一磚桌兀不平舉之銀在其下蓋竊者所匿云

飛天夜叉

趙清憲丞相挺之夫人郭氏之姪郭大以盛夏

往青社外邑乘月以行中路馬驚鞭策不肯進
左顧瓜田中一物高丈餘形如蝙蝠頭如驢兩
翅如席一爪踞地一爪握爪食之目光爛然郭
喪膽回馬疾馳數十步間反顧猶去去他日入
神祠見壁畫飛天夜叉蓋其物也

晦日月光

趙清憲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女適史氏以暑
月不寐啓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晝方歎曰大
好月色俄廷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

甲志十九

九

仰視星斗粲然而星夕乃晦日竟不曉爲何物

光也

四事皆王
相嘉叟說

沈持要登科

沈持要，湖州安吉人，紹興十四年，婦兄范彥
輝監登聞鼓院，邀赴國子監秋試，既至，則有旨
唯同族親乃得試，異姓無預也。范氏親戚有欲
借助於沈者，欲令冒臨安吉籍爲流寓，當召保
官，其費二萬五千。沈不可。范氏挽留之，爲共出
錢以集事，約已定。沈殊不樂，而湖州當以八月

十五日引試時相去纔二日耳雖欲還亦無及是日晚忽見室中長人數十皆如神祇叱之曰此非爾所居宜速去不然將殺汝沈驚怖得疾急遣僕者買舟歸行至河濱見小舟呼舟人平章之曰我安吉人販米至此官方需船不敢歸若得一官人當不取其僦直然所欲載何人也曰沈秀才乞詢其居曰吾鄰也雖病不可不載卽率舟中人共舁以登薄暮出門疾已脫然如失十六日早抵吳興城下見白袍紛紛往來問

之云昨日已入舉場而試卷遇暴雨多沾漬須易之移十七日矣沈遂得趁試所親者來賀曰徘徊之事詩爲君設耳試罷且揭榜夢大雷震而覺出廈中視之月星粲然心以爲惑欲決之著龜遲明有占軌革者過門筮之得震卦畫一婦人病臥牀上一人趨而前旁書字其詞有龍化之語占者曰公占文書甚吉但家內當有陰人病然無傷也卜者出報榜人已至姓名曰賁勝音奔沈中魁選及還家妻果臥疾明年赴省

以范爲考官避入別院一日試經義且出有
廂部邏者守之不去時挾書假手之示甚嚴沈
頗訝其相物色曰何爲者曰見君篋中一二燭
甚佳非湖州者邪若無用幸見與沈悉以與之
次日試詩賦其人又來曰適詣膳錄所見主司
抄一試卷至于五六絕類君所書必高捷今夕
勿遽畢吾已設一次于戶外矣沈意其欲得燭
又以贈之受而還其一曰請君畱此以自照三
年一來不可不致詳也晚出中門引手招就坐

設一儿四顧無人沈欲納卷出挽使再讀至家
藏孝經詩乃覺誤押兩方字亟更焉明日入訪
之了不復見始驗神人以其誤委曲爲地也是
年遂擢第蓋旅中所見鄰人拏舟雨污試卷軌
革之卜邏者之言皆有默相之者異哉

楊道人

溫叔皮

革

之女嫁秀州陳氏子既而仳離居家

學道有楊道人者亦士大夫家女子與之同處

紹興二十四年溫赴漳州守過泉南館于漕使

行宇女與楊及二婢在西房夜半忽大呼捕賊
溫杖劒往見楊之婢高舉手向梁間以無絆縛
而牢不可脫其旁青衣童年可十四五腰下佩
一物類藥笈溫叱之曰汝何人敢中夜至此曰
我京師人也楊道人欠我藥錢百萬今來取之
關君何事又連呼數聲正爭辯間笈已滅溫遣
招天慶觀道士鄭法詢治之及至婢縛既釋無
所施其術時楊氏年未三十江南所生所謂京
師藥錢之語或以爲宿世事云

甲志十九

十一

陳王猷子婦

潮州人陳王猷爲梅州守子婦死焉葬之于郡
北山之北十六窺每夕歸與夫共寢夫懼宿于母
榻婦復來卽之不可卻雖家人相見無所避一
子數歲矣韶秀可愛每欲取以去舉家爭而奪
之婦出入自若陳氏甚懼乃召道士醮設及禱
于神皆不能遣時紹興庚午三月也又三月陳
守卒于郡

郝氏魅

郝光嗣爲廣州錄事參軍有魁撓其家房闔扈
漏無不至也嘗火作于衣笥郝往救火手皆焦
灼告身一通但存字及印餘皆焚焉劫服衣裘
悉穿穴不可著一日發印欲用封餼死然而中
無有矣始猶命巫考治久而不效則掃一室嚴
香火事之凡矢印二十許日廣之呂吏待稟俸
者需糧料印未得咸以爲苦忽聞如大石墜于
所事室中三擊几而止視之印也初郝氏以几
不佳蒙以白紙蓋施三印於几上而去自是七

申志十九

十一

日郝生死其家徒出魅隨之不置迨北歸乃已

時紹興二十年 二事皆謝芷茂公說

上權射鵲

建康都統制王權微時好射弩矢不虛發紹興
初從韓咸安 世忠 往建州征范汝爲嘗挾弩往
山間望樹上有鵲巢卽射之不知中與否也
聞有人在其後言曰使汝眼爲箭所中當如何
反顧無所見權悟其異亟登木視之一鵲中目
宛轉巢內卽死權驚海拔佩刀碎其弩未幾與

賊戰流矢集于鼻背之間去非不能以寸病金
創久之乃愈

韓王子彥
直子溫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九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二事

行款悉依宋本

木先生

汪致道

叔詹

徽州歙人紹興十八年以司農少

卿總領湖北財賦嘗起大將田師以宴集最後

至漕使鄂守先在與田奕棊道人木先生者亦

坐于旁見汪揖曰久別健否汪愕曰相與昧平

生何言久以道人曰公已爲貴人忘之耶獨不

記宣州道店談牛奇章事乎汪矍然起謝道人

去汪謂諸客曰崇甯五年初登第得宣州教授

甲志二十一

以冬月單車之官投宿小村邸唯有一室一秀才

才已先居之曰甚暮大雨不可前不得已推戶

徑入曰值音至此與公同此室可乎秀才方踞

火坐顧曰唯良久忽言曰公會讀唐書否某

慍曰某雖寡學甯鄙陋至是又笑曰記得牛僧

孺傳否某不荅秀才曰吾言無他乃僧孺後

身前生爲武昌節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

時官祿多在彼土矣某異其語疑爲伯師問其

姓字徐對曰公知有雍孝問者乎吾是也自崇

甯之初殿廷駁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爾扣之不肯言終夕相對論文而已至曉而去不復再見適觀道人之貌蓋雍君也風采與四十年前不少異真得道者也坐客莫不驚然汪再漕湖北又守鄂州爲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本生名廣莫往來漢河間見人唯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有知其爲人者沈道原濟亦識之云政和中以道士入說法

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故以木爲姓

汪說

靈芝寺

紹興十二年唐信道廷對畢館于西湖靈芝寺時已五日二僕納涼湖邊呼聲甚急唐往視之二僕共携一僧云僧走欲赴水一足已溺呼之不肯回方挽其衣猶不能制遂與歸室中寺之人云頃寇犯臨安兩僧死于湖今其鬼耳問溺者所見曰兩僧來告孤山設浴甚盛邀同舟以行一足已登而爲人掣其後故不得云心殊恨恨也坐少定復發笥取新衣著之并易履襪若

有導之者徑趨水濱數僧急尾救之既還誡救者曰我適游處甚佳爾輩何見疾必以我歸我終一去耳主僧遣三人護之于室而伺其外唐所寓舍與之鄰惟以簾席爲限聞鬼所憑作詩云云唐唯記其一句曰日日移斗趨下風蓋竊東坡語也唐謂之曰汝生爲出豕子視形骸如土木雖幸死當超然脫去乃甘畱戀爲游鬼滯魄真可羞也荅曰吾非爲厲者欲度此僧故與之俱且何預爾事唐曰吾視人垂死而不

救可乎且汝旣不能自脫又枉以非命害一人何益於汝空令湖中增一鬼耳相往復至夜半鬼益怒叱曰只爾亦非了生死者唐嘻笑應之曰我當及死必無幽滯終不効汝加非理於生人鬼似悟唐說不復有語久之始昏睡迨曉問之乃會稽人主令送歸其室唐後見之於鑑湖鷺臺寺云只初赴水時事餘皆不知也

王壁魁薦

王炳文壁明州人靖康元年赴淮南試于楚州

寓堯興寺寺大門內有人題曰東壁之光下照
斗牛今年王壁當魁薦問諸僧及闍黎皆不知
何人所書是歲王果登解頭

二事皆后
信道說

太山府君

系點字與之鄭州人溫靖公固諸孫也建炎四
年知泉州召江縣居官以廉介自守是歲七月
叛將楊勅江西秩犯郡境點出禦寇歸而疽
發于背主簿入臥內省之胥吏數人在旁點顧
戶外曰何人持書來皆莫見少焉點舉手左右

甲志二十

四

口中嚙嚙爲發書疾讀之狀主簿問何書曰檄
白點爲太山府君顧吏曰此有石倪及徐楷二
人乎吏曰石教授者居別村無徐楷但有涂
楷解元耳編曰何用楷大爲諸吏任其語不倫
無敢問後三日卒石倪者字德初待次鄉里
紹興三年以官期未訖詣臨安欲六所易得疾
于泡劔邸中以七月死塗楷字正甫時爲州
學諭同舍生每戲之曰君往太山他日朋友游
岱藉君爲地也楷聞死頗不樂從天甯寺長

下缺

甲志二十

五



意士倉庾之出入自錄置獄中數日掠死其家
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懼每問印承如是
十只許凡眉之吏民地繫者數百而死者且十
輩提點刑獄縉雲周印結知其寃亟自嘉州
親詣獄諫決邵乃得出閱實其罪無有也但得
其以酒餽游客及用官紙札過數子事方具獄
場生卽死吏數人繼亡明年命卜邵坐貶三
官歸犍爲之西山其秋眉山士六史君正燕處
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皆繡衫花帽馭卒鞞大
馬甚神駿上馬絕馳目不容啓到一甲第朱門
二重洞開馬從中以入史欲趨至各次馭者不
可往造廳坐上緋綠人數十皆再史居東向
辭曰身長衣安得對尊客如此六一人曰今
日之事公爲政何必辭之前白曰立召公治鄧
安民獄今未也俟公已畢卽奉迎矣不獲
已就坐欠伸而寤不知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
史赴廷試過荆南時吳君適帥荆得八親見鬼
物仕來其前避正至不敢居無幾而死史調官

還云夔峽小疾語回舟者曰吾當死君今報吾家令取去秋所書者觀之可知也是少果卒又
二子所謂貴客者暴于成都驛舍又明年十
一子邵見安民露首于文書來白曰安民寃已
得伸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以也指牘尾
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又
芘書之始 邵知不免盛具延親負樂飲踰六
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卻去醫藥具衣冠待盡
甲夜卒 成都人周時字行可說邵守眉日行可爲青神令

鹽官孝婦

和興二十九年閏六月鹽官縣震辰先雷數日
上官場言顧德謙妻張氏夢神人以宿生事
責之曰凡雷斧下覺而大恐 泣悲噎姑
問之不以實對姑怒曰以我嘗貸以某物未償
故耶何至是張始言之 殊不信明 日暴風起
天 暗張知必死易 山屋外桑下 立默自念
震死既不可免姑老矣柰驚怖何俄 雷晦冥
空中有人呼張氏曰汝實當死以適一念起孝

天赦汝又曰汝歸益爲善以止下缺

曹氏入冥

靳昂益濟州人父守十官至尙書郎和興二十
九年靳爲餘杭主簿三曹氏以六口病卒已歛
經夕一足忽屈伸靳驚視之面衣上濕有泣涕
處靳號慟一得無以後事未辦乎心何所欲言
謂其體漸一已而歎曰我欲錢用靳命焚紙鏹
數束曰未也又焚之如初久而一甦掖之起坐
流淚滂沱言曰先姑喚耳憶病昏之際二婦人

甲志二十

八

來云恭人請卽俱出門肩輿去其速至官府戶
內列四曹只記其一曰南步軍司方裴回無所
之遇阿一二時所使老兵遮拜曰何得至此以
如命對一入兩廡間皆繫囚呻一之聲相屬
升自東一舅金冠絳袍若今王者一紫衣白衣
人鼎足議事且置酒一男語云三更代有無
未一事件頃之送二遠吾自屏一趨出拜舅
駭一誰呼汝來亦以姓對舅與俱入如冠帔坐
堂一若神祠夫人侍兒持雌扇環立甚眾舅責

曰宋家兒女多何得招致此以乏錢故也吾
又趨拜且問需錢何用姑曰吾長女以妬殺婢
媵入繫幽獄獄吏邀之無所從得不獲已從汝
求之又曰汝爲吾轉也減已盡用了更爲誦梁
武懺救吾女少時畢促歸命詢肩也者食曰已
食遂遣吾山相戒曰勿泄此事恐不利於汝送
一王車上從二十餘人皆黃衣金甲其行如飛既
到家黃衣求金凡兩焚錢始去曰此疾愈然纔
旬日復死人謂其漏言不免云

甲志二十

九

斷妬龍獄

郭三雅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也端靖有志操
初興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昭戒之曰
吾數日後也死切無卽歛丁甯數日昭憂之亦
去敢盡信及期無疾而逝心猶微也奄奄有出
入息十日復生曰姑也宋龍王嬖一妾遭夫人
妬心以箠死鞠訊天也累年不能決

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奏牘也上信宿

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

駕前漂溺數百里田廬皆劫其害

思小說

義夫節婦

建文四年五月叛卒以劫寇南劍州追出小當
村得一民婦欲與亂五人毅然誓六不受汗逐
遇室棄尸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尸所枕藉處
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往七者咸歎異
焉或削夫八隨卽復見覆以他土則跡愈明至
今猶存又有順昌縣軍校范旺嘗當范汝爲亂
時邑中群盜余勝等亦竊發土電陳望素喜禍
欲舉寨應之旺叱眾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
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爲虐九不慚見天地

甲志二十

十

聞賊計一久命召之至則俱死二馬氏聞夫
子皆死哭于道賊脅三之不從磔四木節解之
後數月賊平旺死處五上隱隱畱口跡不少翳
邑人相與揭其軀聚六祠之已又七畱於城隍
紹興六年建安人吳達迎判州事以八事聞詔
贈九信郎許立廟一〇順昌丞蘇頤領役夢旺具簪

笏進謁具謝董督之意且曰初被害時爲凶徒
剔去左目引蘇視之又別有一旺僵尸在地著
短衣白衫復指廟之古隅曰遺也猶在是已
寓意於邑令矣幸公之蘇明日入廟中間旺
死時狀皆曰然而莫有知其剜目也東南隅則
謁祠故處也於是訪得五甄納諸功縣令黃亮
問之以語 蔡氏蔡驚曰昨夕亦夢紫衣人謁
石於廷君揖之升廳及階遂謝而去其姓名則
池旺也豈丞所謂寓意者乎旺一
忠死婦

甲志二十

十一

人以節死沒而不朽渠不信云

葵山大蛇

丁辰追右 葬于泉州之葵山去城四十餘里
山多蛇墓 張元者養羊十餘頭 往爲所吞
噬元採刈鎌出迹捕止見大蛇擒 羊蟠束數
匝先齧膚吮血已乃 其中羊 縮小軟若
無 始吞之元旁立 奮刃而 此昂其首
高二尺許搖舌鼓怒爲搏人之勢元以刃刃
墜二奔歸呼其子 携刀往地猶在故處未去

迎却之斷首而死元存兩歧利如鉤秤其肉重
六十斤背皮至闊一尺五寸守冢僧曰此特其
小之耳一窟于山者曰龜若貧每山呼大木皆
振動

融州異蛇

曠子充同融州居天甯寺營圃於竹間嘗持
斧涵聞有叱之者周視之則無人焉復聞
叱聲乃一蛇在屋角開口吐舌頭如斗大馬
指之以矛刃入于棟亟出咬僕其已死但

融州志二十

十一

不見其體注目尋索僅如細繩纏數十匝
以視邦人雖戴白之老亦無心識其爲何等

一足婦人

紹興十七年泉州有婦人貨藥于二女童隨
之入數日好事者竊其所止乃封崇寺之
僧至堂空無人獨三石共處旁夜夜聞搗
藥聲旦則復出初未嘗見其寢食處也他日寺
僧出窺之乃皆一足失聲歎宅婦人如已聞之

明口不復見 三事土
嘉叟祝

夷野志卷第二十

九緒五 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子
萬卷樓重雕

甲志二十

三

心源校

庚戌春仲十日讀甲志畢雅庭識

